

主编
徐生

四库全书

远方出版社

文 白 对 照

四 库 全 书

第五十八卷

主 编 徐 生

远方出版社

张宾去世，后赵王石勒哭得十分悲哀，说：“上天不想让我的事业成功吗，为什么这么早就夺去了我的右侯！”程遐代替张宾任右长史。石勒每次与程遐商议事情，出现不合，就叹息说：“右侯舍我而去，难道不太残酷吗！”于是终日流泪。

张茂攻取陇西、南安，设置秦州。

晋明帝

太宁元年（癸未，323），春正月，成汉国侵犯台登，攻陷越雋、汉嘉郡。二月，晋元帝安葬在建平陵。三月，后赵侵犯彭城、下邳，徐州刺史卞敦退守盱眙。夏四月，王敦移驻姑孰，自己兼扬州牧。任命王导为司徒。

王敦阴谋篡夺皇位，暗示朝廷征召自己，晋明帝亲笔书写诏书征召他。王敦迁移镇守姑孰，驻扎在于湖，任命王导为司徒，自己兼扬州牧。王敦准备叛逆，王彬极力苦苦劝谏他。王敦改变脸色，示意左右，要拘捕王彬。王彬义正辞严地说：“您以前杀死兄长，如今又杀害兄弟吗！”王敦才停止。

宁州刺史王逊去世。

成汉国李骧攻打宁州，刺史王逊派将军姚岳迎战，大败李骧，追到泸水然后返回。王逊因为姚岳没有穷追李骧，大怒，鞭打姚岳。姚岳非常愤怒，直至冠帽破裂而死。姚岳在宁州任职十四年，威仪行止不同凡俗。诏令任命其儿子姚坚为刺史。

六月，立皇后庾氏，任命庾亮为中书监。秋七月，前赵攻打陈安，将其斩杀。封姚弋仲为平襄公。

前赵主刘曜在陇城包围陈安，陈安频繁出城交战，都战败。陈安突围出逃，刘曜派将军平先追击，斩杀陈安。陈安善于安抚将士，与他们同甘共苦。等到他死了，陇上人思念他，为他作壮士之歌。氐人、羌人全都送去人质请求归降，刘曜任命赤亭羌酋长姚弋仲为平西将军，封平襄公。

八月，王敦表奏任命江西都督郗鉴为尚书令。

晋明帝害怕王敦的逼迫，把郗鉴作为外援，让他镇守合肥。王敦

顾忌他，上表奏请任命郗鉴为尚书令。郗鉴返回朝廷时经过王敦处，王敦与他评论西晋人士说：“乐广才能有限而已，考察他的实际能力，难道胜过满奋吗！”郗鉴说：“乐广处事平淡，愍帝、怀帝废弛的朝政，能够柔和地矫正过来；满奋是失节之人，怎能与他相比！”王敦说：“在当时，危险的局势十分急迫。”郗鉴说：“大丈夫应当舍弃生命来对待它。”王敦厌恶郗鉴的言论，不再见他。王敦的同党都劝他杀死郗鉴，王敦没有听从。郗鉴回到朝廷，便与晋明帝谋划讨伐王敦。

后赵侵犯青州，将其攻陷。

石虎率四万步兵、骑兵攻打青州，各郡县大多投降，于是包围广固。曹嶷出城投降，将他杀死，活埋其士众三万人。石虎想全部杀死曹嶷的士众，刺史刘征说：“如今留下我是让我治理百姓，没有百姓怎么治理，我要回去了。”于是石虎留下七百名男女配给刘征，派他镇守广固。

前赵攻打凉州，张茂投降，被封为凉王。

前赵主刘曜从陇上向西攻打凉州，所率士卒达二十八万，凉州非常震惊。参军马岌劝张茂亲自出城迎战，长史氾祗请求斩杀马岌。马岌说：“氾祗是个糟粕书生，不考虑国家大计。明公父子想要为朝廷诛杀刘曜已经有多年了。如今刘曜自己到来，远近的人们都在观察明公的这个举动，应当建立诚信、勇猛的凭证以满足秦州、陇上百姓的期望，力量虽然不相当，但是在大势上却不能不出战。”张茂说：“好！”于是出城驻扎在石头。向参军陈珍询问计策，陈珍说：“刘曜的兵士虽然很多，却全是氐人、羌人等乌合之众，恩德信义没有遍及，而且有对崤山以东石勒的顾虑，怎能旷日持久地与我们争夺黄河以西地区呢！如果刘曜二十天后仍不退走，我请求给我几千名不能打仗的士兵，为明公擒获刘曜。”前赵将领们争相要渡过黄河，刘曜说：“我军疲惫困乏，实际上难以作战。现在只要按兵不动，用威势震慑敌人，如果超出十天张茂的降表还没有送到的话，就是我辜负你们了。”张茂不久便派使者向刘曜称藩，刘曜拜授张茂为太师，封为凉王，赐给九锡。

杨难敌投降成汉，又反叛，杀害成汉将军李瑓、李稚。

杨难敌听说陈安已死，非常恐惧，请求向成汉投降，成汉将军李稚接受杨难敌的贿赂，让他返回武都，于是杨难敌占据险要地势不再归

服成汉。李稚后悔自己的失策，一再请求讨伐杨难敌。成汉国主李雄派李稚的兄长李琰攻打杨难敌，长驱直入到达下辨。杨难敌派兵切断李琰的退路，四面攻打成汉军队。李琰、李稚过于深入，没有后援，全被杀死。

前赵封原世子刘胤为永安王。

当初，前赵主刘曜的世子刘胤年方十岁，身高七尺五寸。长大后，力大善射，骁勇敏捷如同风一般。靳准作乱时，刘胤隐藏在匈奴黑匿郁鞠部。陈安战败后，刘胤自己向郁鞠讲明身世，郁鞠以礼相待并送他回国。刘曜悲喜交加，对群臣说：“刘胤是原世子，材器过人，而且历经艰难困苦。我想效法周文王、汉光武帝，以巩固国家并安置太子刘熙，怎么样？”左光禄大夫卜泰进谏说：“周文王在没有立太子之前选定继位人，则是可以的；光武帝由于母亲失宠而废黜她的儿子，怎么值得去效法！从前将东海王刘熙立为太子，未必就不如光武帝所立的汉明帝。刘胤的文才武略确实举世无双，然而太子的孝悌友爱、仁慈宽厚也足以成为承袭太平的贤明君主。况且东宫太子是与百姓、神灵相关联，怎能轻易改动！我们只有一死而已，不敢尊奉诏令。”刘曜默然无语。刘胤进言说：“父亲对于儿子，应当爱如一个，如今废黜刘熙而立我，我怎敢自己安然处之！如果觉得我非常胜任打仗，难道就不能辅佐刘熙去承袭神圣的事业吗！我请求立即死在这里，不敢从命。”刘曜也因刘熙是羊皇后所生，当时羊皇后已去世，所以不忍心废黜刘熙。卜泰，就是刘胤的舅舅，刘曜表扬嘉奖卜泰的忠诚无私，任命为光禄大夫、兼太子太傅；封刘胤为永安王，都督两宫的禁卫军、录尚书事。命令刘熙全都以自家人的礼仪对待刘胤。

前赵凉王张茂整修姑臧城。

张茂大兴土木，整修姑臧城，修建灵均台。别驾吴绍劝谏说：“明公之所以修城筑台的原因，大概是为了纠正以往所遭遇的忧患而已。我认为如果恩望没有遍及人心，即使身居多层高台上，也没有什么好处，恰恰能够使众臣下的志向产生疑惑，显示出怯弱的形态。”张茂说：“我的亡兄张寔突然死于非命，难道没有忠臣义士想要尽节的吗！不过灾祸发生在意想不到之时，虽然智勇双全也无法施展罢了。王公设置险阻，勇士设置关隘；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。”最终仍继续修建。

冬十一月，王敦任命王含都督长江以西军事。

当初，王敦的侄子王允之正在童年，王敦喜爱他的聪明机警，常常让他跟随自己。王敦曾经夜间饮酒，王允之以喝醉为由告辞先躺下。王敦与钱凤谋划叛乱之事，王允之全部听到了他们的谈话。立即在躺着的地方大吐，衣服、脸孔全都沾上了污秽。钱凤出去后，王敦果然点灯察看，见王允之醉卧在污物中，就不再怀疑他。恰巧赶上王允之的父亲被授予廷尉官职，王允之请求回家探视，把王敦的阴谋全部告诉了王舒。王舒与王导一同向晋明帝禀报，暗中做好准备。王敦想加强其宗族的势力，所以调王含都督长江以西军事，任命王舒、王彬为荆州、江州刺史。

太宁二年（甲申，324），春正月，王敦杀死从事周嵩、周筵及会稽内史周札。

周札一家有五位侯，宗族势力强盛，王敦对此很顾忌。周嵩因为兄长周顗之死，心中常常愤愤不平，王敦很厌恶他。恰巧遇到道士李脱用妖术蛊惑人心，王敦便诬陷周嵩及周札哥哥的儿子周筵与李脱图谋不轨，杀死了他们。

后赵攻陷东莞、东海。攻打前赵河南郡，斩杀其守将。

从此前赵、后赵结怨，天天互相攻战劫掠，河东郡、弘农郡之间，民不聊生。

成汉国主李雄立哥哥的儿子李班为太子。

成汉国主李雄的皇后任氏没有儿子，有妾妃所生的儿子十多个，李雄立哥哥李荡的儿子李班为太子，让任皇后做李班的母亲。大臣们请求立李雄自己的儿子，李雄说：“我的哥哥是先帝的嫡亲血统，有奇材大功，事业将成功时却过早去世，朕常常悼念他。而且李班仁孝好学，一定能承担先祖的功业。”太傅李骧劝谏说：“先王立继位人一定是自己儿子的原因，就是为了明确固定的名分而防止篡夺皇位。宋宣公、吴国余祭的例子就足以看出其作用了！”李雄没有听从。李骧退出后流泪说：“祸乱从现在开始了！”李班为人谦恭，礼贤下士，一举一动都遵守礼法，李雄每次有重大决策，就让李班参与。

夏五月，前赵的凉王张茂去世，世子张骏继位。

张茂患病，病重，拉着张骏的手哭泣说：“我家世代以孝友恭顺著

称，晋室虽然衰微，你尊奉承继晋王室，不能失去家风。”又下令说：“我的官职不是朝廷任命，只是苟且用来办成事情。我死的那天，应当头戴白色便帽入棺，不要用朝服殓殓。”等到张茂去世后，前赵任命张骏为凉州牧、凉王。

六月，加授司徒王导大都督、扬州刺史等官职，都督各军讨伐王敦，王敦再次反叛。秋七月，到达江宁，晋明帝亲自出征，打败王敦军队。王敦死去，其部众溃散，党羽钱凤、沈充被诛杀。

王敦没有儿子，收养哥哥王含的儿子王应做继承人。到此时病重，便伪造诏令任命王应为武卫将军，让他做自己的副手。钱凤说：“假如您发生不幸，就应当把身后事托付给王应吗？”王敦说：“不平常的事情，不是平常人所能办的。况且王应年纪轻轻，怎能胜任大事！我死之后，遣散兵众，归顺朝廷，以保全家族门户，是上策；退回武昌，聚集兵力自守，向朝廷贡献物品的制度不废除，是中策；趁我还活着时，出动全部兵力，顺江而下攻打京城，以期望万一侥幸获胜，是下策。钱凤对其党羽说：“王公的下策，才是上策。”于是与沈充定下计谋。由于值宿守卫的士卒还很多，就奏令三班休息二班，晋明帝亲近信任中书令温峤，王敦厌恶他，请奏任命他为左司马。温峤便假装勤勉恭敬，治理王敦府事，不进献上一些秘密计谋以迎合王敦欲望。与钱凤结下深交，为他制造声誉，经常说：“钱凤全身充满活力。”温峤一向享有善于知人、褒奖后进的名声，钱凤非常高兴，更加想与温峤结好。恰巧赶上丹阳尹的职位空缺，温峤对王敦说：“京城附近的丹阳尹是咽喉要职，您应当亲自挑选人才出任。”王敦认为很对，问他：“谁可以出任？”温峤推荐钱凤，钱凤也推荐温峤，温峤假装推辞；王敦没有听从，于是上表奏请任命温峤，让温峤窥视朝廷动向。温峤担心离去后钱凤在背后离间他，趁王敦为他饯行时，起身逐人敬酒，走到钱凤面前，钱凤还没来得及饮酒，温峤假装喝醉，用手版击落钱凤头巾，脸色一变说：“钱凤是什么人，温太真敬酒却敢不喝！”王敦认为他醉，把双方劝解开。温峤与王敦告别时，涕泪横流。前后三次出门又进来。温峤走后，钱凤对王敦说：“温峤与朝廷的关系非常密切，而且与庾亮交情深厚，不可信任。”王敦说：“温峤昨天晚上喝醉了，对你稍有得罪，怎么能立刻就对他诋毁呢！”温峤到达建康，将王敦反叛阴谋的情况全部禀报晋明

帝，与庾亮谋划讨伐王敦。王敦听说此事非常愤怒，说：“我竟然被这个小儿欺骗！”给王导写信说：“温峤离开只几天，竟做出这种事！应当招募人活捉他，我亲自拔掉他的舌头，晋明帝加授王导大都督、兼扬州刺史，派温峤与将军卞敦、应詹、郗鉴分别都督各军。郗鉴请求诏命临淮太守苏峻、兖州刺史刘遐等人京护卫。晋明帝在中堂驻军。王导听说王敦病重，率子弟为他发丧，众人以为王敦确实死了，都产生振奋情绪。于是尚书传送诏令到王敦府衙说：“王敦擅立兄长的儿子承袭自己官职，而不由君王任命。顽凶相互奖掖，志在窥视君位。上天不让奸人长寿，王敦因而陨命而死；钱凤又再煽动叛逆，如今派司徒王导等讨伐他们。各位被王敦所任用的人，一律不再过问。王敦的将士跟随王敦多年，远离家室，朕非常怜悯他们。那些独生子都遣返回家，终身不征调；其余的人全都放三年假，休假期满返回朝廷后，将与宿卫同样三班休息二班。”王敦见到诏令，非常愤怒，而病情转重。王敦准备起兵，让郭璞卜筮，郭璞说：“不能成功。”王敦一向怀疑郭璞帮助温峤，又问：“我的寿命多少？”郭璞说：“明公起兵的话，灾祸必定不久降临；如果住在武昌，寿命长不可测。”王敦大怒说：“你寿命多少？”郭璞说：“今天正午命丧。”王敦便拘捕郭璞，将他斩杀。并派王含、钱凤、邓岳、周抚等人率兵向京师进发。钱凤问道：“事成之日，把天子怎么处置？”王敦说：“还没有在南郊祭天，怎么能称天子！竭尽你全部兵力，只管保护东海王和裴妃而已。”七月，王含率水陆五万人涌到江宁秦淮河南岸，京城人心惶恐不安。温峤烧毁朱雀桁以挫伤敌军锐气。晋明帝想亲自率兵攻打王含，听说桥已毁坏，非常愤怒。温峤说：“如今宿卫的士卒人少体弱，征召的士兵没有来到，如果敌军窜入，国家还担心保不住，又为什么爱惜一座桥呢！”司徒王导送给王含一封信说：“听说大将军王敦已遇不幸。兄长这种举动，是认为能够与前些年大将军做的事情相同吗？前些年奸臣乱朝，人心不安，像我这样的人，也心存投外自救之念。如今则不一样。大将军王敦前来驻军于湖，渐渐失去人心。临终之日，把重任委托给王应。各位有耳听说此事的人，都知道将进行禅让，不是身为入臣所应做的事。先帝中兴祖业，将恩惠留给百姓；当今圣主聪慧贤明，恩德遍及朝野。兄长竟想要狂妄地启衅叛逆节操，凡是身为入臣的，谁不愤慨叹息！王导一家大小蒙受国家厚恩，今



日之事，我明目张胆地出任六军统帅，宁肯做为忠臣而死，也不做无赖而生！”王含没有答复。有人认为：“王含、钱凤的兵力超出百倍，苑城既小又不坚固，应当趁敌军没有形成优势时，由皇帝大驾亲自出城迎战。”郗鉴说：“逆臣们放纵恣肆，势不可挡；可以用计谋使敌人屈服，难以凭力量取胜。况且王含等人号令不一，劫掠不断。旷日持久，必定开启义士的心志。如今一朝决胜负，万一出现闪失，即使有申包胥那样的人，对过去的事又有什么补益呢！”晋明帝便率各军出城驻扎在南皇堂。夜晚，招募精壮士卒，派将军段秀等率一千人渡过秦淮河，攻其不备。清晨，在越城与敌交战，大败敌军。段秀是段匹磾的弟弟。王敦听说王含战败，非常愤怒地说：“我的哥哥不过是个老奴婢而已，门户衰败，大事已去了！我将尽力而行。”于是用力起身，因困乏，只得又躺下。于是王敦对王应说：“我死后，你就立即即帝位，先设立朝廷文武百官，然后营造墓葬。”王敦不久去世，王应秘不发丧，用草席裹尸，在外边涂上蜡，埋在议事厅中，日夜纵酒淫乐。晋明帝派人游说沈充，许诺任命他为司空。沈充不遵诏令，于是起兵与王含会合。司马顾颉劝说沈充道：“如今起事，而天子已扼制咽喉，锐气受挫，士气衰落，时间持久必定失败。如果破坏栅栏、开决河塘，凭借湖水灌没京城，用水军攻打敌军，这是上策；凭仗初到时的锐气，合并东、西军的兵力，十路同进，我众敌寡超过一倍，按理必定摧毁攻克敌军，这是中策；转祸为福，召钱凤前来议事，趁机斩杀钱凤，归降朝廷，这是下策。”沈充没能采用其建议。刘遐、苏峻等率精兵一万人到达，攻打沈充、钱凤，大败敌军。寻阳太守周光率一千多人赶赴王敦处请求召见，王应以王敦患病推辞。周光退下后见到兄长周抚说：“王公已死，兄长为什么与钱凤作乱呢？”众人都愕然。于是王含等人便烧毁营寨趁夜逃走，第二天晋明帝返回宫中。王含想奔往荆州，王应说：“不如去江州。”王含说：“大将军王敦平素与江州的王彬关系怎么样，而想投奔他？”王应说：“这是因为投奔他合适。江州的王彬在别人强盛时，能够坚持不同意见，这是常人所不能及的；如今看到我们遭受困厄，一定产生怜悯之心。荆州的王舒怎能出人意外的做事呢！”王含没有听从，便逃奔荆州。王舒派军队迎接，将王含、王应父子沉入江底。王彬听说王应将来，秘密准备好船只等待他们；王应没有到，王彬深感遗憾。周光斩杀钱凤，自己

到朝廷赎罪。沈充被旧部将吴儒所杀，将其首级传送到建康。王敦的同党全部平定。朝廷有关部门挖开王敦坟墓，焚毁其衣冠，摆成跪姿斩首，与沈充的首级一同悬挂在南衙。郗鉴说：“前期诛杀杨峻等人，都是先处以官府的极刑，然后听任私人殡葬。我认为在上应施以君王的刑戮，在下要体现私人的情义，应听任王敦家人收葬其尸体。”晋明帝准许。王导等人因讨伐王敦有功而受封赏。有关部门奏报：“王彬等人应当除名削职。”晋明帝下诏说：“司徒王导大义灭亲，尚且还要世世代代宽宥他，何况王彬等全都是王导的近亲呢！”全都没有问罪。有诏令说：“王敦的重要党羽除名削职，参佐僚属终身禁锢不用。”温峤上疏说：“王敦刚愎自负，不仁不义，残忍杀戮。身处其僚属之位的人，始终畏惧危亡，追究他们的内心，怎能泰然处之！确实是帮凶或诱导作乱的人，自然应当依据刑典正法；如果是被迫沦为奸党的人，我认为应该对他们宽赦。”郗鉴认为先王设立君臣之教，贵在严守节操，杀生取义。王敦的参佐属吏虽然大多受到逼迫，然而进不能制止王敦的叛逆阴谋，退不能脱身远远地逃离，按照从前的典训，应该加以君臣大义上的责罚。晋明帝最终采纳了温峤的意见。

代王拓跋贺偃迁居东木根山。

这一年，拓跋贺偃开始亲理朝政，由于各部大多没有归服，于是在东木根山修筑城堡，迁居到那里。

太宁三年（乙酉，325），春二月，追赠原谯王司马承、戴渊、周顗等人不同的官衔。

晋明帝诏令对原谯王司马承、戴渊、周顗及甘卓、虞望、郭璞等追赠不同的官衔。周札的旧属吏为周札诉冤，尚书卞壸评议认为：“周札打开城门接纳贼寇，不应当追赠谥号。”王导认为：“往年的事，王敦的奸逆行为还不明显，从我们有识之士以上，全都没有醒悟，与周札没有不同。已经觉察王敦的奸逆后，周札便以身报国，不久遭受斩杀灭族。我认为应该与周顗、戴渊同等对待。”郗鉴认为：“周顗、戴渊为节操而死，周札接纳贼寇，事情不同而赏赐相等，用什么去劝善惩恶！照司徒的说法，那么谯王司马承、周顗、戴渊都应受责罚，有什么理由追赠谥号！如今三位大臣已经受褒奖，那么周札应该被贬罚就明了了。”王导说：“周札与谯王、周顗、戴望，虽然所见有异同，却都是遵守人臣的节

操。”郗鉴说：“王敦的叛逆阴谋，策划已久，如果将王敦往年的做法在道义上与齐桓公、晋文公相提并论，那么先帝可以是周幽王、周厉王吗！”然而最终采用了王导的意见。

许昌叛变，投降后赵。晋明帝立儿子司马衍为皇太子。夏五月，任命陶侃都督荆州、湘州等州军事。

陶侃再次镇守荆州，男女百姓相互庆祝。陶侃生性聪明机敏，恭敬勤勉，终日收拢双膝，正襟危坐，对军府中的大小事务查看点验清理，毫无遗漏，不曾休闲片刻。他经常对人说：“大禹那样的圣人，还珍惜每寸光阴，至于普通人，就应当珍惜每分光阴。怎能安逸逍遥，醉生梦死，活着对时世没有益处，死后默默无闻，这是自暴自弃！”属下众参佐有因谈笑、嬉戏而误事的，命人取来他们的酒具、蒭博用具，全部投入江中，是将领、属吏的则加以鞭打，说：“樗蒭这种游戏，不过是放猪奴玩的游戏！老子、庄子崇尚浮华，不是先王的法则言论，不利于实用。君子应当端正威仪，哪有蓬头、光脚，而自认是宏达的呢！”有人进奉馈赠，陶侃一应要询问来源，如果是劳动所得，礼物虽然微薄也一定高兴，安慰赏赐给他三倍价值的物品；如果不是正当途径得到，就严厉训斥，退还所馈赠的物品。陶侃曾经外出巡游，看见有人手拿一把没有熟的稻穗，问道：“拿这个做什么？”那个人说：“走在路上看见的，随便摘下来罢了。”陶侃大怒，说：“你既然不耕田种地，却随便糟蹋别人的稻子当儿戏！”抓住并鞭打那个人。所以百姓勤于种田劳作，家家充实，人人富裕。陶侃曾经造船，那些木屑和竹头，他命令全部登记并掌管起来，人们都不理解。后来元旦朝会时，正好遇上积雪开始放晴，议事堂前仍然潮湿，于是用木屑铺在地上。等到桓温讨伐蜀地时，又用所贮存的竹头制成钗钉装配船只。陶侃治理政务的细微、缜密，都是这种情况。

后赵石生侵犯黄河以南地区，司州投降前赵。前赵国主刘曜攻打石生，结果前赵大败，司州、豫州、徐州、兖州全都被后赵攻克。

后赵将军石生侵犯劫掠黄河以南地区，司州刺史李矩、颍川太守郭默的军队多次战败，于是归附前赵。前赵国主刘曜派刘岳、呼延谟将石生包围在金墉。后赵的石虎救援石生，打败刘岳。攻打呼延谟，将他斩杀。刘曜亲自率军救援刘岳，石虎迎战。刘曜的军队无缘无故

惊慌溃散，于是返回长安。石虎擒获刘岳，杀死他。刘曜愤懑成疾。郭默向南逃奔建康，李矩也率士众返回南方，死在鲁阳。于是司州、豫州、徐州、兖州等地大致全部归于后赵，与东晋的淮河为界了。

秋季，闰七月，晋明帝去世，司徒王导、中书令庾亮、尚书令卞壺接受遗诏辅佐朝政。太子司马衍即帝位，尊皇后为皇太后。皇太后临朝听政。

右卫将军虞胤，左卫将军、南顿王司马宗都是晋明帝亲近信任的人，他们掌管禁军，在宫殿内值勤护卫，聚集许多勇士作为羽翼。王导、庾亮多次为此向晋明帝进言，晋明帝对待他们却更加优厚，宫门的锁钥，全部交给他们。晋明帝卧病不起，庾亮夜间有表上奏，向司马宗要钥匙；司马宗不给，呵叱庾亮派来说：“这里是你的门户吗！”庾亮更加愤恨他。等到晋明帝病重，大臣们都无人能进见。庾亮怀疑司马宗、虞胤另有所谋，推门入宫进见晋明帝，请求罢黜他们；晋明帝没有采纳。晋明帝延请太宰、西阳王司马兼、司徒王导以及尚书令卞壺、将军郗鉴、庾亮、陆晔、丹阳尹温峤，一同接受遗诏辅佐太子，改任庾亮为中书令后驾崩。晋明帝明智机敏，有决断力，所以能以弱制强，剪除叛臣，光复大业。太子即帝位，年仅五岁。大臣们进献国玺，王导因病没有到来。卞壺在朝上正色说道：“王公不是国家重臣！先帝灵柩还停放着，继位的皇帝没有登基，难道是人臣以病推辞不到的时候吗！”王导听说后，抱病坐车赶到。皇太后临朝听政。任命王导录尚书事，与庾亮、卞壺辅佐朝政，然而关键事务全都由庾亮决定。尚书召乐谟为郡中正，庾怡为廷尉评。乐谟是乐广的儿子，庾怡是庾珉同族人的儿子，二人各自声称尊父命不上任。卞壺说：“人不是没有父亲而出生的，职位不是没有事而设立的；有父亲一定会有指命，身居官位一定要忧虑费心。如果父亲各自把儿子作为私有财产，那么君王就没有百姓了，而君臣之道也就废弃了。乐广、庾珉在圣朝受到宠信，身体不是自己所有，何况他们的后代呢！”乐谟、庾怡不得已而赴任。

晋明帝安葬在武平陵。冬十一月初一，发生日食。十二月，段辽杀死其君王段牙而自立为王。

段氏自从务勿尘以来，日益强盛，其辖地西接渔阳，东以辽水为界，所统领的胡人、晋人有三万多户，能拉弓放箭的骑兵四、五万人。

段末柁去世，他的儿子段牙继位，到此时段疾陆眷的孙子段辽攻打段牙，杀死段牙并取而代之。

代王拓跋贺傉去世，他的弟弟拓跋纥那继位。

晋成帝

咸和元年(丙戌,326),夏四月,后赵石生侵犯汝南,抓获汝南内史祖济。六月,任命郗鉴为徐州刺史。

司徒王导称病不上朝,却私下为郗鉴送行。卞壺上奏说:“王导徇私枉法,没有大臣的节操,请免除他的官职。”虽然此事被搁下没有实行,但是满朝文武大臣都害怕他。卞壺俭朴廉洁,裁断事情贴切、直率,为官干练实在,性格不宽容,不肯苟同时尚,所以被名士们轻视。阮孚对他说:“您常常没有闲暇舒适的时候,好像含着瓦石,不是太劳累吗!”卞壺说:“各位君子以道德恢弘博大,为人风流倜傥而相互崇尚,那么去做鄙陋庸俗之事的人,不是我是谁!”当时贵族游闲子弟大多仰慕王澄、谢鲲,行为放达,卞壺在朝上面色严厉地说:“违背礼义、损伤教化,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;西晋的倾覆,实在是因为这个缘故。”想要上奏追究其罪过,王导及庾亮没有听从,于是停止。

秋八月,任命温峤为都督江州军事,王舒为会稽内史。

当初,王导以宽厚仁和赢得人心。等到庾亮主持政事,依法裁断事情,颇失人心。祖约自认为名望和辈份不在郗鉴、卞壺之后,却没能参与执行遗诏。遗诏中褒扬、提拔大臣,又没有提到祖约和陶侃,二人都怀疑是庾亮删掉的。历阳内史苏峻对国家有功,威望渐渐昭著,加上士兵精锐,武器优良,有轻视朝廷之心。又招纳亡命徒,人数日渐增多,全都仰仗地方官供给食物,稍不如意,就肆意斥骂。庾亮既怀疑苏峻、祖约,又畏惧陶侃的得人心,便任命温峤镇守武昌,王舒镇守会稽,以扩大声援力量;又修筑石头城以防备他们。丹阳尹阮孚对所亲近的人说:“江东朝廷创业时间还短,君主年幼,时世艰难,庾亮年轻,德行、威信不孚众望,在我看来,祸乱将发生了。”于是请求出任广州刺史。

冬十月,处死南顿王司马宗,将西阳王司马秉降封为弋阳县王。

司马宗自认为不应失去官职而产生怨恨情绪,平素又与苏峻友

善；庾亮想要诛杀司马宗，司马宗也想要废黜庾亮，自己执掌朝政。中丞钟雅弹劾司马宗谋反，庾亮捕杀司马宗。将他的哥哥、太宰、西阳王司马兼降封为弋阳县王。司马宗是皇帝宗室近亲；司马兼是先帝的太保、太傅。庾亮一夜之间将他们翦灭、废黜，因此更加失去远近众人之心。司马宗之死，晋成帝并不知道，过了许久，晋成帝问庾亮道：“平日里那个白头发老头在哪儿？”庾亮回答说因谋反被处死了。晋成帝哭泣着说：“舅父说别人是叛贼，就杀了他；别人说舅父是叛贼，应该怎么办？”庾亮恐惧变色。

后赵王让世子石弘守邺城。

后赵王石勒采纳程遐的计谋，营建邺城宫室，让石弘镇守邺城。石虎自认为功劳多，没有离开邺城之意，等到修筑三台时，迁走了他的家室，因此石虎怨恨程遐。

十一月，后赵侵犯寿春，历阳内史苏峻攻打并赶跑了敌军。

石聪攻打寿春，祖约屡次上表请求救援，朝廷不肯出兵。于是石聪便进军侵犯阜陵。建康城大为震惊，苏峻派部将韩晃攻打石聪，将石聪赶跑。朝廷议论打算兴修涂塘，以阻止胡人侵犯，祖约说：“这是抛弃我！”更加心怀愤恨。

十二月，下邳叛变，投降后赵。后赵开始评定九流级别，设立秀才、孝廉考试经典的制度。

咸和二年（丁亥，327），夏五月初一，发生日食。张骏派兵攻打前赵，前赵将他打败，于是前赵夺取黄河以南地区。

张骏听说前赵军队被后赵打败，便除去前赵官爵，又称晋朝大将军、凉州牧，派辛岩等率数万士众攻打前赵的秦州。前赵派刘胤领兵将其打败，乘胜追击败逃的敌军，渡过黄河，攻克令居，占据振武。河西大为惊骇。金城、枹罕投降了前赵，于是张骏便失去了黄河以南地区。

冬季，征召苏峻为大司农，苏峻与祖约起兵反叛。

庾亮觉得苏峻在历阳，终将成为祸患，想下诏征召他入朝。司徒王导说：“苏峻一定不会尊奉诏命，不如暂且容忍他。”庾亮说：“如今他纵然不从命，造成的祸害还小；如果再过几年，就不能再制服他，犹如汉代的七个诸侯国反对朝廷那样。”卞壺说：“苏峻拥有强大的兵力，逼

近京城，路途用不了一个上午，一旦发生变故，容易造成损失，应当对此深思！”温峤也多次上书劝阻庾亮。满朝文武大臣都认为不可以，庾亮全不听。苏峻听说此事，派司马到庾亮那里推辞不受，庾亮不准许，征召苏峻为大司农，让他的弟弟苏逸代领部曲。苏峻上表推辞，又不准。于是苏峻不从诏命。温峤立即想要率士众顺流而下保卫建康，三吴地区也要发动义军。庾亮给温峤写信说：“我对西陲的忧虑，超过对历阳苏峻的忧虑，足下不要越雷池一步。”庾亮又派使者晓谕苏峻，苏峻说：“朝廷大臣说我要造反，我难道还能活命吗！我宁肯在山头观望廷尉，不能从廷尉处回望山头。”苏峻知道祖约也怨恨朝廷，就请他共同讨伐庾亮。祖约非常高兴。谯国内史桓宣说：“使君想要成为盖世英雄，就帮助国家讨伐苏峻，那么威名自然树立。如今竟然与苏峻一同反叛，怎么能长久呢！”祖约没有听从，于是桓宣与祖约断绝关系。祖约派哥哥的儿子沛内史祖涣和女婿许柳领兵与苏峻会合。

十二月，苏峻袭击攻克姑孰，东晋朝廷诏命庾亮督率各路人马讨伐苏峻。宣城内史桓彝起兵奔赴国难。

尚书左丞孔坦、司徒司马陶回向王导进言，请求“趁苏峻没有到来，迅速切断阜陵的通路，守住长江以西当利等各路口，我众敌少，一战便可决胜负了。如今不先行前往，而苏峻先到的话，就会人心危惧惊骇，难以与他交战了。”王导认为确实如此，庾亮却不听从。到此时苏峻派部将韩晃等袭击攻克姑孰，夺取食盐、大米，庾亮方才后悔。京城戒严，授庾亮符节，都督征讨各路人马，派左将军司马流领兵据守慈湖以拒敌。宣城内史桓彝打算起兵赴朝廷，长史裨惠认为郡内士兵人少体弱，山地居民不断骚扰，应该暂且按兵不动以等待时机。桓彝面色严厉地说：“‘见到对君王无礼的人，就要像鹰鹫追逐鸟雀一样’。如今国家危急，道义上不能安处。”于是进军驻扎芜湖。韩晃将他打败，顺势攻打宣城，桓彝退守广德。徐州刺史郗鉴想率所部奔赴国难，下诏因为北方的侵扰，不准许。

咸和三年（戊子，328），春正月，温峤领兵赴国难，到达寻阳。二月，尚书令、成汤公卞壺督军讨伐苏峻，战败而死。庾亮逃奔寻阳，苏峻军队入犯朝廷。

温峤打算救援建康，驻扎在寻阳。韩晃在慈湖袭击司马流。司马

流一向怯懦，将要交战时，吃烤肉不知道嘴在哪里，战败而死。苏峻渡过横江，朝廷军队屡次战败。陶回对庾亮说：“苏峻知道石头城有重兵守卫，必定从小丹阳南道步行而来，应该埋伏军队截击，可以一战擒获苏峻。”庾亮不听从。苏峻果然如同陶回所讲的那样，但是却因夜行时迷路，不再分清各部。庾亮才后悔。朝中士人大多把家人遣散到东边避难，唯独左卫将军刘超将妻子儿女迁入宫内居住。下诏任命卞壺都督大桁以东各军，与苏峻在西陵交战，大败。苏峻攻打青溪栅，卞壺再次拒战。苏峻趁风势纵火，焚烧朝廷台省各营，全部烧光。卞壺背部的疮痍刚好，疮口还没愈合，强撑病体苦战而死，两个儿子卞𪔐、卞𪔑跟随他，也赴敌战死。他们的母亲抚摸着尸体痛哭说：“父亲是忠臣，儿子是孝子，还有什么遗憾呢！”丹阳尹羊曼、黄门侍郎周导、庐江太守陶瞻奋力作战而死。陶瞻，是陶侃的儿子。庾亮及郭默、赵胤一同逃奔寻阳。临行时，回头对待中钟雅说：“以后的事情深深地拜托了。”钟雅说：“房梁折断，屋椽崩塌，是谁的过错！”苏峻军队进入台城，司徒王导对待中褚裒说：“皇上应当在正殿。”褚裒立即进入内室，抱着晋成帝登上太极前殿，王导以及光禄大夫陆晔、荀嵩、尚书张闓共同登上御床护卫晋成帝。刘超、钟雅以及褚裒侍立在左右，太常孔愉身穿朝服守卫宗庙。苏峻的军队进入后，喝斥褚裒让他退下。褚裒呵斥他们说：“苏峻前来觐见皇上，军人怎能侵犯威逼！”苏峻的军队不敢上殿，冲进后宫，宫人全都遭到掠夺。驱使奴役文武百官，剥光男女百姓的衣物。官府中有布二十万匹，金银五千斤，钱亿万，绢数万匹，苏峻全部耗费掉。有人对钟雅说：“您的性情诚信正直，必定不被贼寇所容，何不早作打算！”钟雅说：“国家的祸乱不能匡正，君主的危难不能拯救，各自逃跑以求免祸，凭什么做人臣呢！”苏峻因为王导德高望重，仍让他担任原职，位居自己之上。任命祖约为太尉，苏峻自己录尚书事。弋阳王司马徽到苏峻处，赞述苏峻的功德，苏峻又任命他为太宰、西阳王。温峤听说建康失守，号啕恸哭；有人前去问候，则相对悲伤哭泣。庾亮到达寻阳，宣谕太后诏令，任命温峤为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温峤说：“今日应当以诛灭贼寇为当务之急，没有功劳却先授官，用什么去昭示天下！”于是没有接受官职。温峤一向看重庾亮，庾亮虽然败逃，温峤更加推崇尊奉他，分出军队给他。

三月，皇太后庾氏因忧愁而死。苏峻向南驻扎在于湖。安葬明穆皇后。夏五月，温峤与陶侃入京讨伐苏峻，苏峻将晋成帝迁到石头城。郗鉴、王舒前来赴国难。

温峤将要讨伐苏峻，却不知建康的消息。正好遇上范汪到寻阳，说：“苏峻政令不一，贪婪强暴，无所顾忌，虽然貌似强大，却很容易成为弱小，应该及时进军讨伐。”温峤深表赞同。庾亮征召范汪为参护军事。庾亮与温峤互相推奉为盟主，温峤的堂弟温充说：“陶侃职位重要，兵力强大，应该共同推奉他为盟主。”于是温峤便派督护王愨期到荆州邀请陶侃共赴国难。陶侃仍然因为没有参与接受遗诏而耿耿于怀，回答说：“我是在外戍守边疆的将领，不敢超越职权范围。”温峤多次劝说，不予答复，于是派使者对陶侃说：“仁公暂且守卫，我当先行顺江而下征讨。”使者已经出发两天，参军毛宝听说此事，劝说温峤道：“军队取胜在于协调，不应有所区别。假使可疑，仍然要对外显示出毫无察觉。应当迅速追回信使改写书信，讲明一定要一同进军。如果来不及了，就应重新派遣使者。”温峤听从了他的意见。陶侃果然派督护龚登率军赶到温峤那里。温峤有七千士众，于是列名上呈尚书，陈述祖约、苏峻的罪状，转告各地长官，洒泪登上战船，陶侃又追回了龚登。温峤给他写信说：“军队只有前进而没有后退，可以增多而不可减少。最近已经向远近各地传送檄文，向贵盟府讲明，只等仁公的军队到达，就一同进发了。如今却反而追回军队，使远近的人们产生疑惑，成败的根由，将在于此。假使此州不保，那么荆楚将来的危险，就应当比此州的今日更严重。仁公进军就将成为大晋朝的忠臣，等同于齐桓公、晋文公的功绩；退却先将是以致慈父的情爱，去洗刷爱子被杀的苦痛。况且苏峻、祖约叛逆无道，人人都切齿痛恨。今日的进军讨伐，如同以石投卵；如果再召回军队，这是在几近成功时造成失败。而且有人会说仁公对于讨伐贼寇迟缓不决，这个名声难于追回。希望深深体察这一切！”王愨期也对陶侃说：“苏峻是豺狼，如果他能够得志，您难道有立足之地吗！”陶侃深深感悟，立即戎装登上战船。赶上他儿子陶瞻的丧礼也不参加，日夜兼行地进军。郗鉴在广陵，城孤粮少，紧靠胡人，人人失去信心。得到诏书后，立即流着泪誓师，进赴国难，将士奋勇争先。郗鉴派将军夏侯长等走小路前去对温峤说：“有人听说贼寇想要